

▶ 陈人萱作品《悟空》。



山子雕

山子雕是中国玉雕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。它以天然和田玉或翡翠籽料为原料，集山水、人物、楼阁、草木雕琢于一体，营造出“可游、可居、可观”的完整意境。因而，不仅要求匠人具备成熟的雕刻功力，更需融合绘画的布局、书法的线条与文学的想象力，是技艺、学识等的高度凝结。

● 受访人

陈人萱，1995年生于徐州，中级工艺美术师，中国山子雕第三代传承人，精通人物、花鸟、仿古、动物等多种题材的雕刻。其作品曾荣获中国玉石雕刻“陆子冈杯”金奖、银奖等全国性奖项二十余项。

2023年，他回到徐州创立个人工作室，并开设公益体验课程，致力于让千年玉雕与徐州文脉相融，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生。

本报记者 李莎莎

琢玉成境 纳乾坤

一石一世 砚玉十二年

琢玉成境 纳乾坤

在户部山历史文化街区附近，一方安静的工作室内，陈人萱正沉浸于一场与玉石的“对话”。

只见他俯身于一块温润的青玉前，雕针在指尖高速旋转，发出细密的嗡鸣声。玉石表面扬起的粉尘，在灯光下飞舞，像时光的微粒。

“每块石头都会‘说话’。”雕刻间隙，他关掉机器，仔细端详手中玉石的天然纹理与色泽，轻声说，“它的裂纹、它的皮色、它的形状，都在诉说它的过往和可能。一个匠人首先要学会的，是聆听。只有听懂了，你的手才能帮它说出它想成为的样子。”

这番话，道出了山子雕创作的核心哲学——不是征服玉石，而是与玉共生，引导一块璞玉显露出它内蕴的天地。

“童年最深的记忆，是跟在父亲身后，看他摆弄那些‘老物件’。”提及启蒙时光，陈人萱的目光变得悠远。那间堆满藏品的书房构成了他独特的嗅觉记忆：宣纸的陈香、旧墨的醇厚，与岁月沉淀的味道交织在一起。

彼时的他，总爱踮着脚，看父亲戴着白手套，或小心翼翼地展开那些泛黄的信札、古朴的字画，或是托起一枚温润的古玉，在灯下凝神端详。

那些安静的午后，陈人萱在字里行间游走，在玉石纹路间寻觅。父亲从不刻意教导，只是让他自由地感受。

“父亲常说，玉有五德——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，这些品质都藏在石头的本性里。”陈人萱回忆道。这些话语，如同种子，悄悄落在少年的心田。

让陈人萱与玉结下不解之缘的，是一次不经意的凝视。有一次，在父亲的书房里，一本厚重的文物图册吸引了他的目光。

当他翻到徐州汉代玉器专页，一张S形玉龙的照片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——那流畅而充满内在张力的线条，仿佛在纸面上奔腾。“父亲见我看得出神，便走到身边，指着图册说，‘你看，这不只是玉石美，更是匠人的心和手，让它活了。这气韵，就是我们徐州老祖先的魂。’”

这句话，像一束光，照亮了少年心中模糊的方向。玉石，从此在陈人萱心中不再是冰冷的玩物，而是能够承载千年文脉的灵性载体。

2010年，带着对玉器越发浓烈的痴迷，陈人萱告别家乡，前往中国玉雕的重镇——扬州学艺。临行前夜，父亲没有过多叮咛，只是将“玉出彭城”四个字赠予他。这四个字，成了他远行路上连接故乡的温暖纽带。

在日后的学艺岁月里，每当彷徨时，陈人萱总会想起父亲的教诲：“手艺是筋骨，但你知道自己为何而做。”正是这份深植于血脉的文化乡愁，成了支撑他穿越漫长磨砺的深沉力量。

设计。



▲ 设计。



▲ 精雕。



▲ 粗雕。



▲ 陈人萱作品《竹林七贤》。

扬州的学徒生活，始于最基础的“听石”。

当时，师傅将一堆灰扑扑的边角料推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玉有玉性，料有料心。下刀之前，得先听懂它。”这为他定下了十二年的基调——匠人与玉石，是理解与共生的关系，而非征服。

最初三个月，他的世界被简化到极致的重复：切料、打磨。手指磨出灼痛的水泡，水泡破了结成硬茧，茧又在持续的摩擦中再次破裂。有时深夜回到宿舍，双手疼得连筷子都握不住。

当他终于能稳定地切出规整如玉砖的料子时，师傅才微微颔首：“现在，你的手才算摸到了门。”而门后，是一个由指尖引领的精微世界。

从看似简单的花鸟草虫起步，每一片花瓣卷曲的弧度，每一根羽毛轻柔的走向，都需要成百上千次的反复琢磨。失败，修整，再失败，直到陈人萱的手指无需大脑指令，便能自动寻找到最精准的角度和力道。

“好手艺，靠的是手上的记性。”当时师傅说的这句话，他直到很久以后才真正领悟其中三昧。

而真正为他撞开山子雕之门的，是初见师父顾永骏先生山子雕原作时的震撼。那不再是单纯的雕刻，而是一个完整的山水世界——有远山近水，有亭台楼阁，有人物在其中吟诗作对。陈人萱在作品前伫立良久，一个声音从心底升起：“我想学的，是这个。”

山子雕，无疑是玉雕艺术中的险峻奇峰之一，融汇了雕刻的技法、绘画的布局与诗词的意境，对创作者本人的要求极高。陈人萱独立完成的第一件山子雕作品《夜游赤壁》，就耗时两个多月。

如何在一块有限的青玉上，捕捉“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”的旷远与空灵？创作过程中，陈人萱画了撕，撕了画，雕了磨，磨了改，指尖的水泡破了又生。

最让其难忘的是如何表现江水的流动。试遍刀法，刻痕却总是呆滞。直到一个深夜，陈人萱无意间只留下了一盏侧灯。当光束低斜掠过，深浅刻痕突然被激活——明暗交错，宛若波光粼粼。那一刻的顿悟，让他彻夜无眠。作品完成时，他仿佛与近千年前的苏轼一起沐浴了那片江上清风。



▲ 陈人萱作品《观音》。

2023年，陈人萱带着一身被时光淬炼的技艺，回到了徐州。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他清晰地感觉到，一段将个人技艺与故乡文脉熔铸一体的创作，此刻才真正开始。

他在老城区寻了一处安静的工作室。工作室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展柜中那件获得“陆子冈杯”金奖的《竹林七贤》。七位雅士错落于竹影山石之间，或抚琴长啸，或对弈沉思，每一处镂空都仿佛让光线和空气在其中自由穿梭。

“这是一个总结，也更像一份宣言。”陈人萱说，对他而言，掌握传统的复杂技艺不是终点，而是他要用这种语言，作为讲述徐州故事的起点。

他的探索，从一系列小巧的实验开始。他将三星堆的神秘纹样镌刻于扳指之上，让远古的图腾在指尖流转；他雕琢“黑神话悟空”题材的把件，在传统中注入当代审美趣味。最耐人寻味的是一组“汉风”书镇，他将汉画像石中的“车马出行图”浓缩于方寸之石。这些作品，是他艺术思考的生动笔记。

一次，一位访客在《竹林七贤》前驻足良久，问道：“这竹林清气里，有我们汉画像石的风骨吗？”陈人萱诚实回答：“气韵在追，形神还须更近。”

在陈人萱的心中，有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，正是要以彭城七里为蓝本，创作一组大型山子雕，让云龙的山水等，在玉石中获得永恒的新生。

为此，他开始了漫长而细致的“考古”与“写生”。他记录晨雾如何浸染云龙山的翠色，观察夕阳怎样为云龙湖点缀上金光。同时，他深研汉代艺术，思考如何将汉画像石转化为山子雕立体空间的叙事。这是一个艰难的转换，但他甘之如饴。

渐渐地，陈人萱的工作室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沙龙。本地的书画友人与文史学者常在此相聚，品茶闲谈之间，碰撞出许多灵感。

眼下，一块重达二十公斤的和田青玉已置于案头，这是他为自己规划的《云龙山晓色》准备的“画布”。玉料天然的青灰底色与细腻纹理，正适合表现拂晓时分山岚氤氲、虚实相生的意境。他计划以多层次的镂空与极细的阴刻，在坚硬的玉石上雕琢出最柔软的光影与空气感。

这注定又是一次漫长的耕耘，但陈人萱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与清晰。他正安静地将脚下这座古城千年不息的文脉，刻作玉石上的微痕，也刻入时光里。

